「不！」

有希不禁拍着桌子大叫了出来。直到早上还在这里的重要的耳环，从学校回来时就找不到了。

那是有希从他那里得到的礼物，一对红色的耳环。

20岁生日时，有希在东京和他约定好要打耳洞。那时候他们一起居住在东京。为了那时而精心准备的重要的耳环，现在却忽然在桌子上消失了。

因为可能落在了某个缝隙里，有希将摆着指甲油、盒式磁带等杂物的乱糟糟的桌面给一样一样收拾好。然后又将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清空，将椅子挪开，又翻遍了床上，拼命地寻找。但是也找不到那又耳环。

怀着一片灰暗的心情走出房间准备到厨房和客厅里找找看。而正在那时，在刚好回到家的由佳里的耳垂上看到了那双耳环。

有希立刻用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看着由佳里。

「那是……姐姐，那是我的耳环啊」

由佳里满不在乎地回答

「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不会是今天刚好准备要戴吧？」

不等到有希的回答，她就已经抓起东西要动手了。

「不要啊，你干嘛啊！」

有希的头脑中一片空白。现在即使能停下手，也平息不了那愤怒的情绪。

有希将房间里的东西都扔了过来。书、唱片、西装、咖啡杯、相架……那里的东西抓到什么就往房间外面远远地扔了出来。

就像和他的回忆被玷污了一般，就像没能遵守和他的约定一般，那样的想法成了一股股黑色的波浪在有希的心中翻腾着。

回过神来，房间里的东西早已一件不剩。自己亲手将自己从儿时起就开始筑建多年的城堡弄得支离破碎、形影无存，有希只能呆呆地望着这一切。

记了有10年以上的日记——一叠厚厚的大型笔记本，也在那一天荡然无存。

「有希，在写什么呢？」

「这个啊，是写给男友的信」

「你的男朋友不是函馆的人吗？」

「是因为在今年的春天他就去了东京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异地恋吧？」

「哇～。那你很寂寞吧」

「寂寞是寂寞，但我不介意。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东京玩的。前些日子还去了迪士尼乐园呢。短大毕业后我也会去东京的，等到那时之前，我就勤勤恳恳地写信给他」

「但是，很不方便啊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都有电话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去写信呢？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这么做呢」

「这样啊。 不过我因为喜欢写写东西，所以也很高兴」

「虽然人们都说异地恋很难维持下去，但有希你们应该没问题的。那么，好好加油吧」

「谢谢」

晚上10点。因为从升上二年级就开始做的咖啡厅兼职意外地空闲，在收银台上有希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开始写信。来的客人也是一些熟客的大叔，是一群很支持有希去实现在乐队里演出这个梦想的人们。虽然不太善于对朋友和家人坦白自己的烦恼，但来到这里的客人因为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，反而能够轻松愉快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

就像对他说的每天都会写信，有希真的就每天都在写信给他。就像是作为被丢弃的日记的替代品，好事坏事都毫不掩饰地写进信里。至于他能够得知什么内容其实不要紧，而这样将自己的行动和感情写成文字，不知为何心情就变得平静畅快，心中的不安也能够被抚平。他的回信里写道「有希的信时时能令我联想到歌词」，这令有希自己也有点吃惊。

没有不安。即使他不在这里也不感到孤独。孤独的莫不如说，只是在和他相遇之前的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大学生的自己。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，希望、梦想，什么都没有。

即使和他相隔两地，也是一件好事。那便是，受到认真追求着自己未来的他的身影的刺激，有希也有了再一次去追寻曾经迷茫的未来的迫切愿望。也不再留清汤挂面的发型。因为有和不怎么亲近的朋友们去喝茶的时间，所以把这些时间都用在看书，看电影，这些滋润自己内心的事情上。

「有希，最近相处得不太好啊」

即使朋友这么说，有希也毫无察觉。仔细想想的话，听那些无聊人的闲言闲语的时候，总是觉得有像渣滓一般的东西在胸口里积聚，完全只是一些使人劳累的事。

「那么，工作辛苦了」

「辛苦了。明天也请多多关照」

「好—的」

归家的路上，开着车飞奔着。那是用兼职的日子里存下来的钱买的只属于自己的小车。即使是吹着寒风的日子也把车窗开到最大，可能是因为在海边长大的缘故。只要有风送来海潮的气味，那样就可以安心。

晚空中星星正闪烁着。

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。还是，他也和自己一样正在眺望着同一颗星星呢）

想起这稍稍瘦小的点点星光点缀着的东京的晚空，有希开着车向家里驶去。